廣羣芳譜/卷0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18

廣羣芳譜
卷十九
汪灝 等

卷20

御定佩文齋廣羣芳譜卷十九

茶譜

茶二

｜集藻｜

｜表｜

｜增｜

｜唐。柳宗元。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｜臣某言，中使竇某至，奉宣旨，賜臣新茶一斤者。天睠忽臨，時珍俯及，捧戴驚抃，以喜以惶，臣以無能，謬司邦憲，大明首出，得親仰於雲霄，渥澤遂行，忽先霑於草木，况茲靈味，成自遐方，照臨而甲拆惟新，煦嫗而芬芳可襲，調六氣而成美，扶萬壽以效珍，豈可賤微，膺此殊錫，銜恩敢同於嘗酒，滌慮方切於飲冰，撫事循涯，隕越無地。

｜劉禹錫。代武中丞謝新茶表｜臣某言，中使某奉宣聖旨，賜臣新茶一斤。猥沐深恩，再霑殊賜，承旨慶抃，省躬慚惶，伏以貢自外方，珍殊眾品，効參藥石，芳越椒蘭，出自仙廚，俯頒私室，義同推食，空荷於曲，成責在素餐，實慙於虛受。

｜又｜臣某言，中使竇國晏奉宣聖旨，賜臣新茶一斤。猥降王人，光臨私室，恭承慶賜，跪啓緘封，伏以方隅入貢，採擷至珍，自遠奉來，以新為貴，捧而觀妙，飲以滌煩，顧蘭露而慙芳，豈柘漿而齊味，既榮凡口，倍切丹心。

｜韓翃。為田神玉謝茶表｜臣某言，中使至，伏奉手詔，賜臣茶一千五百串，令臣分給將士以下，聖慈曲被，戴荷無階，臣智謝理戎，功慙盪寇，前恩未報，厚賜仍加，念以炎蒸，恤其暴露，榮分紫笋，寵降朱宮，味足蠲邪，助其正直，香堪愈病，沃以勤勞，飲德相歡，撫心是荷，前朝饗士，徃典犒軍，皆是循常，非關特達，顧惟何幸，忽被殊私，吳主禮賢，方聞置茗，晉臣愛客，纔有分茶，豈如澤被三軍，仁加千乘，以欣以忭，感戴無階。

｜宋。丁謂。進新茶表｜右件物，產異金沙，名非紫筍，江邊地暖，方呈彼茁之形，闕下春寒，已發其甘之味，有以少為貴者，焉敢韞而藏諸，見謂新茶，蓋遵舊例。

｜啓｜

｜增｜

｜宋。楊萬里。謝傅尚書惠茶啓｜遠餉新茗，當自攜大瓢，走汲溪泉，束澗底之散薪，燃折腳之石鼎，烹玉塵，啜香乳，以享天上故人之意，媿無胸中之書傳，但一味攪破茶園耳。

｜序｜

｜增｜

｜唐。呂溫。三月三日茶宴序｜三月三日上巳禊飲之日也，諸子議以茶酌而代焉，迺撥花砌，愛庭陰，清風逐人，日色留興，卧借青靄，坐攀香枝，閒鶯近席而未飛，紅蘂拂

衣而不散，廼命酌香沫，浮素杯，殷凝琥珀之色，不令人醉，微覺清思，雖五雲仙漿，無復加也。

｜皮日休。茶中雜詠序｜按周禮，酒正之職辨四飲之物，其三曰漿。又，漿人之職供王之六飲，水、漿、醴、凉、醫、酏，入於酒府。鄭司農云，以水和酒也，蓋當時人率以酒醴為飲，謂乎六漿，酒之醨者也，何得姬公製。爾雅云，檟，苦荼。即不擷而飲之，豈聖人之純於用乎，亦草木之濟人，取舍有時也。自周以降及於國朝茶事，竟陵子陸季疵言之詳矣，然季疵以前稱茗，飲者必渾以烹之，與夫瀹蔬而啜者無異也。季疵始為經三卷，由是分其源，制其具，教其造，設其器，命其煮，飲之者除痟而去癘，雖疾醫之不若也。其為利也，於人豈小哉，余始得季疵書，以為備矣，後又獲其顧渚山記二篇，其中多茶事，後又太原溫從雲、武威段　　之各補茶事十數節，並存於方冊。茶之事由周至今竟無纖遺矣，昔晉杜育有荈賦，季疵有茶歌，余缺然於懷者，謂有其具而不形於詩，亦季疵之餘恨也，遂為十詠寄天隨子。

｜宋。徽宗。大觀茶論序｜嘗謂首地而倒生，所以供人求者，其類不一，穀粟之於饑，絲枲之於寒，雖庸人孺子皆知常須而日用，不以時歲之舒迫而可以廢興也。至若茶之為物，擅甌閩之秀氣，鍾山川之靈稟，祛襟滌滯，致清導和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，沖澹閒潔，韻高致靜，則非皇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。本朝之興，歲修建溪之貢，龍團鳳餅名冠天下，而壑源之品，亦自此而盛，延及於今，百廢俱舉，海內晏然，垂拱密勿，幸致無為，縉紳之士，韋布之流，沐浴膏澤，薰陶德化，以雅尚相推，從事茗飲，故近歲以來，采擇之精，製作之工，品第之勝，烹點之妙，莫不咸造其極。且物之興廢，固自有時，然亦係乎時之汙隆，時或皇遽，人懷勞瘁，則向所謂常須而日用，猶且汲汲營求，惟恐不獲，飲茶何暇議哉，世既累洽，人恬物熙，則常須而日用者，固久厭飫狼籍，而天下之士勵志清白，競為閒暇修索之玩，莫不碎玉鏘金，啜英咀華，較筐篚之精，爭鑒裁之別，雖下士於此時，不以蓄茶為羞，可謂盛世之清尚也。嗚呼，至治之世，豈惟人得以盡其材，而草木之靈者，亦得以盡其用矣，偶因暇日，研究精微，所得之妙，後人有不自知為利害者，敘本末列於二十篇，號曰茶論。

｜蔡襄。進茶錄序｜臣前因奏事，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，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，臣退念草木之微，首辱陛下知鑒，若處之得地，則能盡其材。昔陸羽茶經，不第建安之品，丁謂茶圖，獨論採造之本，至於烹試，曾未聞有，臣輒條數事，簡而易明，勒成二篇，名曰茶錄。伏惟清閑之晏，或賜觀採，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，謹序。

｜原｜

｜歐陽修。龍茶錄後序｜茶為物之至精，而小團又其精者，錄序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。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，仁宗尤所珍惜，雖輔相之臣，未嘗輒賜，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，中書、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，宮人翦金為龍鳳花草貼其上，兩府八家分割以歸，不敢輒試，相家藏以為寶，時有佳客，出而傳玩爾。至嘉祐七年，親享明堂，齋夕，始人賜一餅，余亦忝預，至今藏之。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，至登二府，二十餘年纔一獲賜。因君謨著錄，輒附於後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，而可貴如此。

｜增｜

｜朱子安。東溪試茶錄序｜隄首七閩，山川特異，峻極迴環，勢絶如甌，其陽多銀銅，其陰孕鉛鐵，厥土赤墳，厥植惟茶。會建而上，羣峰益秀，迎抱相向，草木叢條，水多黃金，茶生其間，氣味殊美，豈非山川重複，土地秀粹之氣，鍾於是而物得以宜歟。北苑西距建安之洄溪，二十里而近，東至東宮，百里而遙，過洄溪，踰東宮，則僅能成餅耳，獨北苑連屬諸山者最勝，北苑前枕溪流，北涉數里，茶皆氣弇然色濁，味尤薄惡，况其遠者乎，亦猶橘過淮為枳也。近蔡公作茶錄，亦云隔溪諸山，雖及時加意製造，色味皆重矣，今北苑焙風氣亦殊，先春朝隮常雨，霽則霧露昏蒸，晝午猶寒，故茶宜之。茶宜高山之陰，而喜日陽之早，自北苑鳳山南直苦竹園頭，東南屬張坑頭，皆高遠先陽處，歲發常早，芽極肥乳，非民間所比，次出壑源嶺，高土沃地，茶味甲於諸焙。丁謂亦云，鳳山高不百丈，無危峰絶崦，而崗阜環抱，氣勢柔秀，宜乎嘉植靈卉之所發也，又以建安茶品甲於天下，疑山川至靈之卉，天地始和之氣，盡此茶矣，又論石乳出壑嶺斷崖缺石之間，蓋草木之仙骨。丁謂之記，錄建溪茶事詳備矣，至於品載，止云北苑、壑源嶺及總記官私諸焙千三百三十六耳。近蔡公亦云，唯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，故四方以建茶為目，皆曰北苑，建人以近山所得，故謂之壑源，好者亦取壑源口南諸葉，皆云彌珍絶，傳致之間，識者以色味品第，反以壑源為疑，今書所異者，從二公紀土地勝絶之目，具疏園隴百名之異，香味精粗之別，庶知茶於草木為靈最矣。去畝步之間，別移其性，又以佛嶺、葉源、沙溪附見，以質二焙之美，故曰東溪試茶錄。自東宮、西溪、南焙、北苑皆不足品第，今略而不論。

｜黃儒。品茶要錄序｜說者常怪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，蓋前此茶事未甚興，靈芽真笋徃徃委翳消腐，而人不知惜。自國初已來，士大夫沐浴膏澤，詠歌升平之日久矣，夫身世灑落，神觀沖淡，惟茲茗飲為可喜，園林亦相與摘英誇異，制捲鬻新而趨時之好，故

殊異之品始得自出於蓁莽之間，而其名遂冠天下，借使陸羽復起，閱其金餅，味其雲腴，當爽然自失矣。因念草木之材，一有負壞偉詭特者，未嘗不遇時而後興，况於人乎，然士大夫間為珍藏精試之具，非尚雅好真未嘗輒出，其好事者又常論其采制之出入，器用之宜否，較試之湯火，圖於縑素，傳玩於時，獨未有補於賞鑒之明耳。蓋園民射利，膏油其面，色品味易辨而難詳，予因閱收之暇，為原采造之得失，較試之低昂，次為十說，以中其病，題曰品茶要錄云。

｜葉清臣。煮茶小品序｜夫渭黍汾麻，泉源之異稟，江橘淮枳，土地之或遷，誠物類之有宜，亦臭味之相感也，若乃擷華掇秀，多識草木之名，激濁揚清，能辨淄澠之品，斯固好事之嘉尚，博識之精鑒，自非笑傲塵表，逍遙林下，樂追王濛之約，不讓陸納之風，其孰能與於此乎。吳楚山谷間，氣清地靈，草木穎挺，多孕茶芽，為人採拾，大率右於武夷者為白乳，甲於吳興者為紫筍，產禹穴者以天章顯，茂錢塘者以徑山稀，至於桐廬之巖，雲衡之麓，鴉山著於無歙，蒙頂傳於岷蜀，角立差勝，毛舉實繁。然而天賦尤異，性靡俗諳，苟制非其妙，烹失於術，雖先雷而籯，未雨而檐，蒸焙以圖，造作以經，而泉不香、水不甘，爨之揚之若淤若滓。予少得溫氏所著茶說，嘗識其水泉之目有二十焉，會西走巴峽，經蝦蟇窟，憩蕪城，汲蜀岡井，東遊故郡，經揚子江，留丹陽酌觀音泉，過無錫　　慧山水，粉槍牙旗，蘇蘭薪桂，且鼎且缶，以飲以歠，莫不淪氣滌慮，蠲病析酲，祛鄙悋之生心，招神明而達觀。信乎，物類之宜得，臭味之所感，幽人之佳尚，前賢之精鑒，不可及已，噫，紫華綠英，均一水也，皆忘情於庶彙，或求伸於知己，不然者，叢薄之莽、溝瀆之流，亦奚以異哉。遊鹿故宮，依蓮盛府，一命受職，再期服勞，而虎丘之鶱沸，淞江之清泚，復在封畛，居然挹注是嘗，所得於鴻漸之目，二十而七也。昔酈元善於水經，而未嘗知茶，王肅癖於茗飲，而言不及水表，是二美吾無愧焉。凡泉二十，列於右幅，且使盡神，方之四兩，遂成其功。代酒限於七升，無忘真賞云。

｜傳｜

｜原｜

｜宋，蘇軾。葉嘉傳｜葉嘉，閩人也，其先處上谷，曾祖茂先，養高不仕，好游名山，至武夷，悅之，遂家焉。嘗曰，吾植功種德，不為時採，然遺香後世，吾子孫必盛於中土，當飲其惠矣。茂先葬郝源，子孫遂為郝源民，至嘉，少植節操，或勸之業武，曰，吾當為天下英武之精，一槍一旗，豈吾事哉，因而游見陸先生，先生奇之，為著其行錄傳於世。方漢帝嗜閱經史，時建安人為謁者侍上，上讀其行錄而善之，曰，吾獨不得與

此人同時哉。曰，臣邑人葉嘉，風味恬淡，清白可愛，頗負其名，有濟世之才，雖羽知猶未詳也。上驚，勑建安太守召嘉，給傳遣詣京師，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，命齎書示之，嘉未就，遣使臣督促，郡守曰，葉先生方閉門制作，研味經史，志圖挺立，必不屑進，未可促之。親至山中，為之勸駕，始行登車，遇相者揖之，曰，先生容質異常，矯然有龍鳳之姿，後當大貴。嘉以皁囊上封事，天子見之，曰，吾久飫卿名，但未知其實耳，我其試哉。因顧謂侍臣曰，視嘉容貌如鐵，資質剛勁，難以遽用，必槌提頓挫之乃可。遂以言恐嘉曰，礎斧在前，鼎鑊在後，將以烹子，子視之如何。嘉勃然吐氣，曰，臣山藪猥士，幸惟陛下採擇至此，可以利主，雖粉身碎骨，臣不辭也。上笑，命以名曹處之，又加樞要之務焉，因誡小黃門監之。有頃，報曰，嘉之所為，猶若粗疎然。上曰，吾知其才，第以獨學未經師耳。嘉為之，屑屑就師，頃刻就事，已精熟矣。上乃勑御史歐陽高、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、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。歐陽嫉嘉初進有寵，曰，吾屬且為之下矣，計欲傾之。會天子御延英，促召四人，歐但熱中而已，當時以足擊嘉，而平亦以口侵凌之。嘉雖見侮，為之起立，顏色不變。歐陽悔曰，陛下以葉嘉見托，吾輩亦不可忽之也，因同見帝，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詆之。嘉亦訴於上，上為責歐陽，憐嘉，視其顏色，久之，曰，葉嘉真清白之士也，其氣飄然，若浮雲矣。遂引而宴之，少選間，上鼓舌欣然，曰，始吾見嘉未甚好也，久味之殊令人愛，朕之精魄不覺灑然而醒。書曰，啟乃心，沃朕心，嘉之謂也。於是封嘉為鉅合侯，位尚書，曰，尚書，朕喉舌之任也。由是寵愛日加，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，上日引對，至於再三，後因侍宴苑中，上飲踰度，嘉輒苦諫，上不悅，曰，卿司朕喉舌，而以苦辭逆我，我豈堪哉，遂唾之，命左右仆於地。嘉正色曰，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，臣言雖苦，久則有效，陛下亦嘗試之，豈不知乎。上顧左右曰，始吾言嘉剛勁難用，今果見矣，因含容之，然亦以是疎嘉。嘉既不得志，退去閩中，既而曰，吾末如之何也，已矣。上以不見嘉月餘，勞於萬幾，神爾思困，頗思嘉，因命召至，喜甚，以手撫嘉曰，吾渴見卿久也。遂恩遇如故，上方欲以兵革為事，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，上深患之，以問嘉。嘉為進三策，其一曰，榷天下之利，山海之資，一切籍於縣官。行之一年，財用豐贍，上大悅，兵興有功而還。上利其財，故榷法不罷，管山海之利，自嘉始也。居一年，嘉告老，上曰，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，遂得爵其子，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，每歲貢焉。嘉子二人，長曰搏，有父風，襲爵。次曰挺，抱黃白之術，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，嘗散其資，拯鄉閭之困，人皆德之，故鄉人以春伐鼓，大會山中，求之以為常。贊曰，今葉氏散居天下，皆不喜城邑，惟樂山居。氏於閩中者，蓋嘉之苗裔也，天下葉氏雖夥，然風味德馨為世所貴皆不及閩，閩之居者又多，而郝源之族為甲。嘉以布衣遇天子，爵徹侯，位八座，可謂榮矣，然其正色苦諫，竭力許國，不為身計，蓋有以取之。夫先王用於國有節，取於民有制，至於山林川澤之利，一切與民，嘉為策以榷之，雖救一時之急，非先王之舉也，君子譏

之，或云管山海之利，始於鹽鐵丞孔僅、桑弘羊之謀也，嘉之策未行於時，至唐趙贊，始舉而用之。

｜記｜

｜增｜

｜宋。唐庚。鬬茶記｜政和二年三月壬戌，二三君子相與鬬茶於寄傲齋，予為取龍塘水烹之，而第其品，以某為上，某次之，某閩人，其所賚宜尤高，而又次之，然大較皆精絶。蓋嘗以為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，不宜得而得之者，富貴有力之人或有所不能致，而貧賤窮厄流離遷徙之中或偶然獲焉，所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，良不虛也。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，置驛傳送，不遠數千里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，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，致齋之夕，始以小團分賜二府，人給一餅，不敢碾試，至今藏之，時熙寧元年也。吾聞茶不問團銙，要之貴新，水不問江井，要之貴活，千里致水，真偽固不可知，就令識真，已非活水，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，首尾七年，更閱三朝，而賜茶猶在，此豈復有茶也哉。今吾提瓶支龍塘，無數十步，此水宜茶，昔人以為不減清遠峽，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，故每歲新茶不過三月至矣。罪戾之餘，上寬不誅，得與諸公從容談笑於此，汲泉煮茗，取一時之適，雖在田野，孰與烹數千里之泉，澆七年之賜茗也哉，此非我君之力歟。夫耕鑿食息，終日蒙福而不知為之者，直愚民耳，豈吾輩謂耶，是宜有所紀述，以無忘在上者之澤云。

｜元。楊維楨。煮茶夢記｜鐵龍道人卧石牀，移二更，月微明及紙帳，梅影亦及半窓，鶴孤立不鳴，命小芸童汲白蓮泉，燃槁湘竹，授以凌霄芽為飲供道人。乃遊心太虛，雍雍凉凉，若鴻濛，若皇芒，會天地之未生，適陰陽之若亡，恍兮不知入夢。遂坐清真銀暉之堂，堂上香雲簾拂地，中著紫桂榻、綠璚几，看太初易一集，集內悉星斗文，煥曄爚熠，金流玉錯，莫列爻畫，若煙雲日月交麗乎中天。歃玉露凉，月冷如氷，入齒者易刻，因作太虛吟，吟曰，道無形兮兆無聲，妙無心兮一以貞，百象斯融兮太虛以。清歌已，光飇起林末，激華氛郁郁霏霏，絢爛淫艷，乃有扈綠衣若仙子者從容來謁，云名淡香，小字綠花，乃捧太玄杯，酌太清神明之醴以壽予，侑以詞曰，心不行，神不行，無為而，萬化清。壽畢紓徐而退，復令小玉環侍筆牘，遂書歌遺之曰，道可受兮不可傳，天無形兮四時以言，妙乎天兮天之先，天天之先復何仙。移間，白雲微消，綠衣化煙，月反明予內間，予亦寤矣，遂冥神合玄，月光尚隱隱於梅花間，小芸呼曰，凌霄芽熟矣。

｜賦｜

｜增｜

｜晉。杜育。荈賦｜靈山維嶽，奇產所鍾，厥生荈草，彌谷被崗，承豐壤之滋潤，受甘霖之霄降，月惟初秋，農功少休，結偶同旅，是采是求，水則氓方之注，挹彼清流，器澤陶簡，出自東隅，酌之以匏，取式公劉，惟茲初成，沫沈華浮，煥如積雪，曄若春敷。

｜唐。顧况。茶賦｜稽天地之不平兮，蘭何為兮早秀，菊何為兮遲榮，皇天既孕此靈物兮，厚地復糅之而萌，惜下國之偏多，嗟上林之不志，如羅玳筵，展瑤席，凝藻思，開靈液，賜名臣，留上客，谷鶯囀，宮女嚬，泛濃華，漱芳津，出恒品，先眾珍，君門九重，聖壽萬春，此茶上達於天子也，滋飯蔬之精素，攻肉食之羶膩，發當暑之清吟，滌通宵之昏寐，杏樹桃花之深洞，竹林草堂之古寺，乘槎海上來，飛錫雲中至，此茶下被於幽人也，雅曰，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，可憐翠澗陰，中有泉流，舒鐵如金之鼎，越泥似玉之甌，輕煙細珠靄然浮，爽氣淡淡風雨秋，夢裏還錢，懷中贈橘，雖神秘而焉求。

｜宋。吳淑。茶賦｜夫其滌煩療渴，換骨輕身，茶荈之利，其功若神，則有渠江薄片，西山白露，雲垂綠腳，香浮碧乳，挹此霜華，　　茲煩暑，清文既傳於杜育，精思亦聞於陸羽，若夫擷此皐盧，烹茲苦荼，桐君之錄尤重，仙人之掌難踰，豫章之嘉甘露，王肅之貪酪奴，待槍旗而採摘，對鼎鑊以吹噓，則有療彼斛瘕，困茲水厄，擢彼陰林，得於爛石，先火而造，乘雷以摘，吳主之憂韋曜，先沐殊恩，陸納之待謝安，誠彰儉德，別有產於玉壘，造彼金沙，三等為號，五出成花，早春之來賓化，橫紋之出陽坡，復聞灉湖含膏之作，龍安騎火之名，柏巖兮鶴嶺，鳩阬兮鳳亭，嘉雀舌之纖嫩，翫蟬翼之輕盈，冬芽早秀，麥顆先成，或重西園之價，或侔團月之形，並明目而益思，豈瘠氣而侵精，又有蜀岡牛嶺，洪雅烏程，碧澗紀號，紫筍為稱，陟仙厓而花墜，服丹丘而翼生，至於飛自獄中，煎於竹裏，効在不眠，功存悅志，或言詩為報，或以錢見遺，復云葉如梔子，花若薔薇，輕颸浮雲之美，霜笥竹籜之差，唯芳茗之為用，蓋飲食之所資。

｜梅堯臣。南有嘉茗賦｜南有山原兮，不鑿不營，乃產嘉茗兮，囂此眾氓，土膏脉動兮，雷始發聲，萬木之氣未通兮，此已吐乎纖萌，一之日，雀舌露，掇而製之，以奉乎王庭，二之日，烏喙長，擷而焙之，以備乎公卿，三之日，槍旗聳，搴而炕之，將求乎利嬴，四之日，嫩莖茂，團而範之，來充乎賦征，當此時也，女廢蠶織，男廢農耕，夜不得息，晝不得停，取之由一葉而至一掬，輸之若百谷之赴巨溟，華夷蠻貊，固日飲而無厭，富

貴貧賤，不時啜而不寧，所以小民冒險而競鬻，孰謂峻法之與嚴刑，嗚呼，古者聖人為之絲枲絺綌而民始衣，播之禾麪菽粟而民不饑，畜之牛羊犬豕而甘脆不遺，調之辛酸鹹苦而五味適宜，造之酒醴而讌饗之，樹之果蔬而薦羞之，於茲可謂備矣，何彼茗無一勝焉，而競進於今之時，抑非近世之人體惰不勤，飽食粱肉，坐以生疾，藉以靈舜而消腑胃之宿陳，若然，則斯茗也，不得不謂之無益於爾身，無功於爾民也哉。

｜原｜

｜黃庭堅。煎茶賦｜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，浩浩乎如春空之行白雲，賓主欲眠而同味，水茗相投而不渾，苦口利病，觧膠滌昏，未嘗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勳者也，予嘗為嗣直論茗，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，為之甲乙，建谿如割，雙井如　　，日鑄如勞，其餘苦則辛螫，甘則底滯，嘔酸寒胃，令人失睡，亦未足與議。或曰，無甚高論，敢問其次。涪翁曰，味江之羅山，嚴道之蒙頂，黔陽之都濡、高洙，瀘川之納溪、梅嶺，夷陵之壓磚，臨邛之火井，不得已而去於三，則六者亦可酌兔褐之甌，瀹魚眼之鼎者也。或者又曰，寒中瘠氣，莫甚於茶，或濟之鹽，勾賊破家，滑竅走水，又況雞蘇之與胡麻。涪翁於是酌歧雷之醪醴，參伊聖之湯液，斮附子如博投，以　　葛仙之堊，去藪而用鹽，去橘而用薑，不奪茗味，而佐以草石之良，所以固太倉而堅作彊，於是有胡桃、松實、菴摩、鴨腳、勃賀、靡蕪、水蘇、甘藘，既加臭味，亦厚賓客，前四後四，各用其一，少則美，多則惡，發揮其精神，又益於咀嚼，蓋大匠無可棄之材，太平非一士之畧，厥初貪味雋永，速化湯餅，乃至中夜，不眠耿耿，既作溫劑，殊可屢歃，如以六經，濟三尺法，雖有除治，與人安樂，賓至則煎，去則就榻，不遊軒后之華胥，則化莊周之蝴蝶。

｜四言古詩｜

｜原｜

｜明。陳繼儒。試茶｜綺陰攢蓋，靈草試奇，竹爐幽討，松火怒飛，水交以淡，茗戰而肥，綠香滿路，永日忘歸。

｜五言古詩｜

｜增｜

｜唐。李白。答族姪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并序｜

余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，山洞徃徃有乳窟，窟中多玉泉交流，其中有白蝙蝠，大如鴉，按仙經，蝙蝠一名仙鼠，千歲之後體白如雪，栖則倒懸，蓋飲乳水而長生也，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，枝葉如碧玉，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，年八十餘歲，顏色如桃花，而此茗清香滑熟，異於他者，所以能還童振枯，扶人壽也，余遊金陵，見宗僧中孚，示余茶數十片，拳然重疊，其狀如手，號為仙人掌茶，蓋新出乎玉泉之山，曠古未覩，因持之見遺，兼贈詩，要余答之，遂有此作，後有高僧大隱，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。

嘗聞玉泉山，山洞多乳窟，仙鼠如白鴉，倒懸清溪月，茗生此中石，玉泉流不歇，根柯灑芳津，採服潤肌骨，叢老卷綠葉，枝枝相接連，曝成仙人掌，似拍洪厓肩，舉世未見之，其名定誰傳，宗英乃禪伯，投贈有佳篇，清鏡燭無鹽，顧慙西子妍，朝坐有餘興，長吟播諸天。

｜韋應物。喜園中茶生｜潔性不可污，為飲滌塵煩，此物信靈味，本自出山原，聊因理郡餘，率爾植荒園，喜隨眾草長，得與幽人言。

｜柳宗元。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｜芳叢翳湘竹，零露凝清華，復見雪山客，晨朝掇靈芽，蒸煙俯石瀨，咫尺凌丹崖，圓方麗奇色，圭璧無纖瑕，呼兒爨金鼎，餘馥延幽遐，滌慮發真照，還源蕩昏邪，猶同甘露飯，佛事熏毗耶，咄此蓬瀛侶，無乃貴流霞。

｜孟郊。憑周况先輩於朝賢乞茶｜道意勿乏味，心緒病無悰，蒙茗玉花盡，越甌荷葉空，錦水有鮮色，蜀山饒芳叢，雲根纔翦綠，印縫已霏紅，曾向貴人得，最將詩叟同，幸為乞寄來，救此病劣躬。

｜劉言史。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｜粉細越筍芽，野煎寒溪濵，恐乖靈草性，觴事皆手親，敲石取鮮火，撇泉避腥鱗，熒熒爨風鐺，拾得墜巢薪，潔色既爽別，浮氳亦殷勤，以茲委曲靜，求得正味真，宛如摘山時，自啜指下春，湘瓷泛輕花，滌盡昏渴神，此遊愜醒趣，可以話高人。

｜白居易。睡後茶興憶楊同州｜昨晚飲太多，嵬峩連宵醉，今朝餐又飽，爛熳移時睡，

睡足摩挲眼，眼前無一事，信腳繞池行，偶然得幽致，婆娑綠陰樹，斑駁青苔地，此處置繩床，傍邊洗茶器，白瓷甌甚潔，紅爐炭方熾，沫下麴塵香，花浮魚眼沸，盛來有佳色，嚥罷餘芳氣，不見楊慕巢，誰人知此味。

｜李羣玉。龍山人惠石廩茶｜客有衡岳隱，遺予石廩茶，自云凌煙露，採掇春山芽，珪璧相壓疊，積芳莫能加，碾成黃金粉，輕嫩如松花，紅爐爨霜枝，越兒斟丹華，灘聲起魚眼，滿鼎漂清霞，凝澄坐曉燈，痛眼如蒙紗，一甌拂昏寐，襟鬲開煩拏，顧渚與方山，誰人留品差，持甌默吟詠，搖膝空咨嗟。

｜皮日休。茶塢｜閒尋堯氏山，遂入深深塢，種莽已成園，栽葭寧計畝，石窪泉似掬，岩罅雲如縷，好是夏初時，白花滿煙雨。

｜茶人｜生於顧渚山，老在漫石塢，語氣為茶莽，衣香是煙霧，庭從　　子遮，果任獳師虜，日晚相笑歸，腰間佩輕簍。

｜茶筍｜褒然三五寸，生必依巖洞，寒恐結紅鉛，暖疑銷紫汞，圓如玉軸光，脆似瓊英凍，每為遇之踈，南山挂幽夢。

｜茶籯｜筴篣曉攜去，驀箇山桑塢，開時送紫茗，負處沾清露，歇把傍雲泉，歸將挂煙樹，滿此是生涯，黃金何足數。

｜茶舍｜陽崖枕白屋，幾口嬉嬉活，棚上汲紅泉，焙前蒸紫蕨，乃翁研茗後，中婦拍茶歇，相向掩柴扉，清香滿山月。

｜茶竈｜南山茶事動，竈起巖根傍，水煮石髮氣，薪然杉脂香，青瓊蒸後凝，綠髓炊來光，如何重辛苦，一一輸膏粱。

｜茶焙｜鑿彼碧巖下，恰應深二尺，泥易帶雲根，燒難礙石脉，初能燥金餅，漸見乾瓊液，九里共杉林，相望在山側。

｜茶鼎｜龍舒有良匠，鑄此佳樣成，立作菌蠢勢，煎為潺湲聲，草堂暮雲陰，松窓殘雪明，此時勺複茗，野語知逾清。

｜茶甌｜邢客與越人，皆能造茲器，圓似月魂墮，輕如雲魄起，棗花勢旋眼，蘋沫香沾齒，松下時一看，支公亦如此。

｜煑茶｜香泉一合乳，煎作連珠沸，時看蟹目濺，乍見魚鱗起，聲疑松帶雨，餑恐煙生翠，儻把瀝中山，必無千日醉。

｜陸龜蒙。茶塢｜茗地曲隈回，野行多繚繞，向陽就中密，背澗差還少，遙盤雲髻慢，亂簇香篝小，何處好幽期，滿巖春露曉。

｜茶人｜天賦識靈草，自然鍾野姿，閒來北山下，似與東風期，雨後探芳去，雲間幽路危，唯應報春鳥，得共斯人知。

｜茶笋｜所孕和氣深，時抽玉筯短，輕煙漸結華，嫩蘂初成管，尋來青靄曙，欲去紅雲暖，秀色自難逢，傾筐不曾滿。

｜茶籯｜金刀劈翠筠，織似波紋斜，製作自野老，攜持伴山娃，昨日鬬煙粒，今朝貯綠華，爭歌調笑曲，日暮方還家。

｜茶舍｜旋取山上材，駕為山下屋，門因水勢斜，壁任巖隈曲，朝隨鳥俱散，暮與雲同宿，不憚採掇勞，祇憂官未足。

｜茶竈｜無突抱輕嵐，有煙映初旭，盈鍋玉泉沸，滿甑雲芽熟，奇香襲春桂，嫩色凌秋菊，煬者若吾徒，年年看不足。

｜茶焙｜左右搗凝膏，朝晝布煙縷，方圓隨樣拍，次第依層取，山謠縱高下，火候還文武，見說焙前人，時時炙花脯。

｜茶鼎｜新泉氣味良，古鐵形狀醜，那堪風雪夜，更值煙霞友，曾過赬石下，又住清溪口，且共薦皐盧，何勞傾斗酒。

｜茶甌｜昔人謝堰埏，徒為妍詞飾，豈如圭璧姿，又有煙嵐色，光參筠席上，韻雅金罍側，直使于闐君，從來未嘗識。

｜煑茶｜閒來松間坐，看煑松上雪，時於浪花裏，併下藍英末，傾餘精爽健，忽似氛埃滅，不合別觀書，但宜窺玉札。

｜宋。梅堯臣。答建州沈屯田寄新茶｜春芽研白膏，夜火焙紫餅，價與黃金齊，包開青箬整，碾為玉色塵，遠及蘆底井，一啜同醉翁，思君聊引領。

｜王仲儀寄鬬茶｜白乳葉家春，銖兩直錢萬，資之石泉味，特以陽芽嫩，宜言難購多，串片大可寸，謬為識別人，予生固無恨。

｜答宣城張主簿遺鴉山茶次其韻｜昔觀唐人詩，茶韻雅山嘉，雅銜茶子生，遂同山名鴉，重以初槍旗，采之穿煙霞，江南雖盛產，處處無此茶，纖嫩如雀舌，煎烹比露芽，競收青箬焙，不重漉酒紗，顧渚亦頗近，蒙頂來以遐，雙井鷹掇爪，建溪春剝葩，日鑄美香美，天目猶稻麻，吳人與越人，各各相鬬夸，傳買費金帛，愛貪無夷華，甘苦不一致，精麤還有差，至珍非貴多，為贈勿言些，如何煩縣僚，忽遺及我家，雪貯雙砂罌，詩琢無玉瑕，文字搜怪奇，難於抱長虵，明珠滿紙上，剩畜不為奢，玩久手生胝，窺久眼生花，嘗聞茗消肉，應亦可破瘕，飲啜氣覺清，賞重歎復嗟，歎嗟既不足，吟誦又豈加，我今實強為，君莫笑我耶。

｜李仲求寄建溪洪井茶七品，云，愈少愈佳，未知嘗何如耳，因條而答之。｜忽有西山使，始遺七品茶，末品無水暈，六品無沈柤，五品散雲腳，四品浮粟花，三品若瓊乳，二品罕所加，絶品不可議，甘香焉等差，一日嘗一甌，六腑無昏邪，夜枕不得寐，月樹聞唬鴉，憂來唯覺衰，可驗唯齒牙，動搖有三四，妨咀連左車，髮亦足驚竦，疎疎點霜華，乃思平生遊，但恨江路賒，安得一見之，煑泉相與誇。

｜呂晉叔遺新茶｜四葉及王游，共家原坂嶺，歲摘建溪春，爭先取晴景，大窠有壯液，所發必奇穎，一朝團焙成，價與黃金逞，呂侯得鄉人，分贈我已幸，其贈幾何多，六色十五餅，每餅包青箬，紅籤纏素繶，屑之雲雪輕，啜已神魂惺，會待嘉客來，侑談當晝永。

｜蔡襄。北苑｜蒼山走千里，斗落分兩騎，靈泉出地清，嘉卉得天味，入門脫世氛，官曹真傲吏。

｜茶壠｜造化曾無私，亦有意所嘉，夜雨作春力，朝雲護日車，千萬碧玉枝，戢戢抽靈

芽。

｜採茶｜春衫逐紅旗，散入青林下，陰崖喜先至，新苗漸盈把，競攜筠籠歸，更帶山雲瀉。

｜造茶｜糜玉寸陰間，摶金新範裏，規呈月正圓，勢動龍初起，出焙香花全，爭誇火候是。

｜試茶｜兔毫紫甌新，蟹眼青泉煮，雪凍作成花，雲閑未垂蘂，願爾池中波，去作人間雨。

｜原｜

｜蘇軾。種茶｜松間旅生茶，已與松俱瘦，茨棘尚未容，蒙翳爭交構，天公所遺棄，百歲仍稚幼，紫筍雖不長，孤根乃獨壽，移栽白鶴嶺，土轀春雨後，彌旬得連陰，似許晚遂茂，能忘流轉苦，戢戢出鳥咮，未任供臼磨，且可資摘嗅，千團輸大官，百餅銜私鬬，何如此一啜，有味出吾囿。

｜增｜

｜蘇軾。游惠山｜敲火發山泉，烹茶避林樾，明窓傾紫盞，色味兩奇絶，吾生眠食耳，一飽萬想滅，頗笑玉川子，飢弄三百月，豈如山中人，睡起山花發，一甌誰與共，門外無來轍。

｜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｜周詩記苦荼，茗飲出近世，初緣厭梁肉，假此雪昏滯，嗟我五畝園，桑麥苦蒙翳，不令寸地閒，更乞茶子藝，饑寒未知免，已作太飽計，庶將通有無，農末不相戾，春來凍地裂，紫笋森已銳，牛羊煩呵叱，筐筥未敢睨，江南老道人，齒髮日夜逝，他年雪堂品，空記桃花裔。

｜寄周安孺茶｜大哉天宇內，植物知幾族，靈品獨標奇，迥超凡草木，名從姬旦始，漸播桐君錄，賦詠誰最先，厥傳惟杜育，唐人未知好，論著始於陸，常李亦清流，當年慕高躅，遂使天下士，嗜此偶於俗，豈但中土珍，兼之異邦鬻，鹿門有佳士，博覽無不矚，邂逅天隨翁，篇章互賡續，開園頤山下，屏迹松江曲，有興即揮毫，燦然存簡牘，伊余

素寡愛，嗜好本不篤，粵自少年時，低回客京轂，雖非曳裾者，庇蔭或華屋，頗見綺紈中，齒牙厭粱肉，小龍得屢試，糞土視珠玉，團鳳與葵花，碔砆雜魚目，貴人自矜惜，捧玩且緘櫝，未數日注卑，定知鼗井辱，於茲自研討，至味識五六，自爾入江湖，尋僧訪幽獨，高人固多暇，探究亦頗熟，聞道早春時，攜籯赴初旭，驚雷未破蕾，采采不盈掬，旋洗玉泉蒸，芳馨豈停宿，須臾布輕縷，火候謹盈縮，不憚頃間勞，經時廢藏蓄，髹筒淨無染，箬籠勻且複，苦畏梅潤侵，暖須人氣燠，有如剛耿性，不受纖芥觸，又若廉夫心，難將微穢瀆，晴天敞虛府，石碾破輕綠，永日遇閒賓，乳泉發新馥，香濃奪蘭露，色嫩欺秋菊，閩俗競傳誇，豐腴面如粥，自云葉家白，頗勝中山醁，好是一杯深，午窓春睡足，清風擊兩腋，去欲凌鴻鵠，嗟我樂何深，水經亦屢讀，子咤中泠泉，次乃康王谷，蝥培頃曾嘗，瓶罌走僮僕，如今老且懶，細事百不欲，美惡兩俱忘，誰能強追逐，薑鹽拌白土，稍稍從吾蜀，尚欲外形體，安能狗心腹，由來薄滋味，日飯止脫粟，外慕既已矣，胡為此羈束，昨日散幽步，偶上天峰麓，山圃正春風，蒙茸萬旗簇，呼兒為佳客，采製聊亦復，地僻誰我從，包藏置廚簏，何嘗較優劣，但喜破睡速，况此夏日長，人間正炎毒，幽人無一事，午飯飽蔬菽，困卧北窓風，風微動窓竹，乳甌十分滿，人世真局促，意爽飄欲仙，頭輕快如沐，昔人固多癖，我癖良可贖，為問劉伯倫，胡然枕糟麴。

｜秦觀。茶｜茶實嘉木英，其香乃天育，芳不愧杜蘅，清堪揜椒菊，上客集堂葵，圓月探奩盥，玉鼎注漫流，金碾響丈竹，侵尋發美鬯，旖旎生乳粟，經時不銷歇，衣袂帶紛郁，幸蒙巾笥藏，苦厭龍蘭續，願君斥異類，使我全芬馥。

｜茶臼｜幽人躭茗飲，刳木事擣撞，巧制合臼形，雅音伴柷椌，虛室困亭午，松然明鼎窓，呼奴碎圓月，搔首閒錚鏦，茶仙賴君得，睡魔資爾降，所宜玉兔擣，不必力士扛，願偕黃金碾，自比百玉缸，彼美制作妙，俗物難與雙。

｜晁補之。次韻蘇翰林五日揚州石塔寺烹茶｜唐來木蘭寺，遺跡今未滅，僧鐘嘲飣後，語出饑客舌，公今食方丈，玉茗攄噫噎，當今卧江湖，不泣逐臣玦，中和似此茗，受水不易節，輕塵散羅麴，亂乳發甌雪，佳辰雜蘭艾，共弔楚纍潔，老謙三昧手，心得非口訣，誰知此間妙，我欲希超絶，持誇淮北士，湯餅供朝啜。

｜孫覿。飲修仁茶｜煙雲吐長崖，風雨暗古縣，竹輿頰兩肩，弛擔息微倦，茗飲初一嘗，老父有芹獻，幽姿絶　　嫵，著齒得瞑眩，昏昏嗜睡翁，喚起風灑面，亦有不平心，盡從毛孔散。

｜陸游。夜汲井水煮茶｜病起罷觀書，袖手清夜永，四鄰悄無語，燈火正淒冷，山童亦睡熟，汲水自煎茗，鏘然轆轤聲，百尺鳴古井，肺腑凜清寒，毛骨亦蘇省，歸來月滿廊，惜蹋疎梅影。

｜明。高啓。茶軒｜摘芳試新泉，手滌林下器，一榻鬢絲傍，輕煙散遙吹，不用醒吟魂，幽人自無睡。

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十九